

## 研究“工代会”会议记录

(力求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仅供参考, 不得翻印)

春桥:

今天想听听工代会筹备情况, 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打算? 红代会筹备工作很仓促, 一边开会, 一边造反, 当然造反也不要紧。你们工代会筹备得怎么样? 今天想了弁一下。

XXX:

今天向春桥同志汇报一下工代会筹备情况:

自上次决定开工代会以后, 我们召开了下面各系统, 各局六十多次座谈会, 广泛听取了基层造反派对工代会的意见。大家对开工代会的反映是很强烈的, 对工代会怎么开? 取什么名称? 也提了很多的意见, 有的提議叫“工总司造反派會議”, 有的提議叫“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等等, 我们向市革命委员会汇报了, 讨论了, 把我们第一次请示报告作了修改, 决定取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 我们同时也发了一个文件到基层。现在基层单位对召开工代会的反映是强烈的, 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关怀。听说主席在上海时说工代会能不能早点开? 这次春桥同志从北京来电话, 也说到主席很关心这件事。大家听了以后, 反映更加强烈, 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通过这次召开工代会, 检阅上海工人阶级一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紧跟主席的最新指示,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高潮。大家都要求能早点开, 但早点开有一定的困难。

这次工代会召开, 是根据春桥同志的指示, 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根据这样一个组织工作的原则, 我们把名额发下去, 这里不但有工总司系统, 也有其他系统(财贸、出版等)的产业工人参加。我们明确了这一点, 即只要是产业工人都参加。这不是为了工总司拉队伍, 这点我们一

前

再强调的。这次开工代会，是为了贯彻执行主席的最新指示，不是为了扩大工总司的队伍。这次在财贸系统问题上，我们经过了几次协商，双方联合起来，决定财贸系统工厂企业的产业工人也参加工代会，今天，他们都统计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拉了一段时间。财贸系统的问题，基本上介决了，下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考虑由财革会出面搞，我们已同宋有福同志商量定了，他表示同意。

下面想汇报一下筹备工作：我们首先设立了一个筹备工代会的办公室，下设组织组、秘书组、宣传组，起草文件由秘书组负责，这个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宣传工作，舆论工作也已经开始了；组织工作也已布置下去了，要求各级联络站负责同志抓这项工作，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建立了各级筹备机构。以前说上海工人有二百万，这次我们调查了一下，基本上有一百八十五万名职工。

春桥：

这一百八十五万名职工中，包括不包括手工业？

×××：

手工业公司一级包括的，里弄生产组不包括在内。

春桥：

外贸那些单位参加？

×××：

外贸系统的工厂、加工场参加，行政管理单位不参加。

详细的统计表还没有交上来，大概是一百八十五万，这是个比较粗的数字，因为怎么样才算是产业工人，这个界线比较难划。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计算代表数字，一千名职工中，产生五名正式代表，一名列席代表，这样算下来，正式代表一万名，列席代表二千名。我们要求在二十五号前把所有基层代表的名单都交上来，看来，二十五号能交齐。凡来信来访反映问题的，我们在调查，所以，目前处于审查阶段。我们

总部决定二十八号召开工代会。

春桥：

代表纯洁程度怎么样？

×××：

大体上没有问题。以一万名数目来比较，那是很少很少的个别人，目前为止，真正反映代表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这种情况没有，因此纯洁性这个问题不会很大。

我们审查的内容：有没有实现大联合？工代会的召开，只能促进大联合，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单位，不能单方面参加，当然在执行中是有偏差的，比如同联络站有点老关系的、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单位，名额偏面发下去了，这种名额我们要取消的。代表的政治历史问题，不能完全调查得非常清楚，只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群众没有意见的即可，确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代表，那当然要取消。

工总司通过开这次会议，要充实工总司的常委和委员，名单已落实，目前正在进行审查落实工作。委员是从基层点名，照顾到大厂、先进厂、要害厂，根据分布的面，然后平衡，再征求基层群众的意见。

春桥：

拿一份名单给我看看。

×××：

我们整理了以后，再送给你看。

牵涉到其他兄弟组织的关係问题，我们根据春桥同志的指示，坚持本系统的大联合。通过工代会，只能促进大联合，不能导致分裂。即参加工代会，也要参加本系统的代表会议，双重领导的关系。这个问题，财贸是比较突出的，名额都弄好了，但我们没有办法发下去，要同财革会总部协商一致以后，由他们把名额发下去。我们感到处理好同兄弟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不能光有利于工总司的工作，也要考虑到冠

弟组织的工作，若我们直接发下去，要造成分裂。

春桥：

人家开财代会，你们也要支持。

×××：

我们积极支持。我们同财革会发表了联合通告，他们支持我们开工代会，我们支持他们开财代会。

通过这次搞工代会的筹备工作，使我们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代会工作。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虽然我们谈的时候也这样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只抓数字，抓事务工作（分配名额），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动员工作是很不够的。总部有这个问题，各级组织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的政治宣传工作是做得不够的，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发动工作，只是满足于事务工作。××系统的同志也谈到了，他们的第一把手没有亲自抓这项工作，而只是把他作为附带的工作来抓。工代会的筹备工作，下一步如何突出政治，这在昨天的会议已强调了，希望各级联络站要做动员工作，使大家都来关心这个事情，不是为开工代会而开工代会。

目前，根据主席提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搞，很多单位在这次召开工代会的问题上，表现很好，名额下去，分配多少就是多少，不争名额，不争论我当代表。当然，少数单位也出现争名额、争代表的情况，有的厂甚至还为此发生了武斗。这里面就有体现是公字当头还是私字当头。分配给各级联络站也有若干名名额，但有的联络站的负责人考虑到联络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很辛辛苦苦工作的，因此把工作人员都当选了，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及时制止了，我们对他们讲：不能这样搞，我们开的是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基层群众的面要广一点，因为这关系到基层单位怎么贯彻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至于当选不当选代表，是工作上需要，我们谈了这个问题，联络站负

责人，还是要当选的，否则工作没法抓。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感觉到要头头亲自挂帅，来抓这项工作，这样才能抓得好。

总的看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的，这是由于我们没有突出主席思想，没有按照主席思想去办事。这方面，下一步要怎么纠正过来。

还有一个是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次不采取大民主选举的办法，征求群众的意见，看能不能当选群众的代表，若有反映的，我们到基层厂去了介一下，做做工作，不能当代表的，就取消。

通过这阶段工代会筹备工作，使我们懂得任何工作都要突出政治，若不突出政治，不发动群众，工作就不能做好，因为光我们下数字下去，基层不重视，没有办法搞好。

手工业局的生产组，这个问题闹得很凶，这项工作以前没有突出政治，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介决，农场工人的问题也没有介决。生产组工人好参加，这个话我们没有讲过，主要是联络站有两派，一派自己下去这样讲了。街道工厂和生产组有矛盾，而主要的是经济上的矛盾。

春桥：

他们发了很长很长的电报给我，他们很有钱理！还有农垦、财贸（的同志）也发了电报给我。

×××：

我们没有规定生产组能不能参加，只是讲符合规定条件的就参加。这里面有人在挑动，街上贴了许多大标语，我们估计有坏人。他归根到底要造经济的反，认为政治上“翻身”，经济上也能“翻身”了。

我们分配给每个区手工业局有二十五个名额，我们对他们讲，符合条件的，能参加的就参加。后来由于他们手工业局内部也有矛盾，拿到名额，没有协商，就自己发下去了，打架，后来来找我们，我们考虑增加几个名额，补足，但我们对区手工业局讲，名单报上来，我们要审查

的，符合参加条件的就参加；不符合条件的，就要拉掉。现在他们在外面大造舆论，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等。这次工代会同经济上是根本不搭架的，也不划分什么成份。我们坚决支持按地区实现大联合，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介决，以后审查代表时拉掉，他又会来闹了。

×××：

要打架了。

春桥：

光打架不行，要想办法介决。

×××：

农场工人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

×××：

他们说：我们有工会证。又说：贫协会，我们是列席的，这次工代会又不让参加，怎么办？那我们只能开农垦代表会议了。

×××：

我们考虑农场属于农业方面的，不应该参加工业系统的会议。不让参加，这几天他天天来，他们找了好多理由，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讲的，斯大林又是怎么样说的，“柯老在世时，我们也参加”等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答复。现在他们采取施加压力的手段，把农场的人都调出来，名义上是为了要求参加工代会，有这样的倾向，虽然冲击不大，但是影响大。

外冈农场中有很多的工厂、加工场，农业不象农业，工业也不象工业，现在他们也要求参加工代会，拿出工商执照、上缴利润的数字，但他们属于农场编制，若参加，问题就大了。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参加，但他们说我们的理由不充分。

春桥：

要考虑一下，一种办法：吸收少数负责人列席会议，同时建议市革命委员会、工总司共同发一个通知，建议单独召开手工业局的、农业系统的代表会议，不管它叫什么。当作邀请客人、列席代表也可以，不然的话，他就跟你闹。这两个系统的革命大联合还多数没有联合起来，队伍要整顿一下，生产季节比如农业同工业不同，能够讲一点道理，你们总要想一个出路，否则的话，他有他们理由。手工业、农业、其他的业，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可以组织的很广，现在我们分别开一些代表会。将来上海、全国的工人阶级的队伍用什么组织形式？那再议。文化大革命中形成这样的局面，工总司、财贸一摊，开头也并不是一个组织，后来还是分了，是不是向大家建议，开你们系统的代表会议，我们支持。等到全国、上海工人，包括各种工人大联合了，条件成熟以后，再考虑。因为是有这个问题，你不承认他工人，他就恼火了。参加这个会议的就是工人，不参加这个会议的就不是工人，他要说你那一部份（的人）跟我差不多，这个问题，先跟他们的代表商量一下，讨论一下。在开会前，最好能介决这个问题，不要开会了，没有介决，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冲会场，不给冲，就会发生武斗，叫×××调队伍吗？因为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因为他们这里是有这些问题。小青年刚到农场，算不算工人，要连续劳动多年才能算工人。

×××：

现在他们按六个月来算。

春桥：

这个规定行不行？

×××：

产业工人到底怎么划？我们想工厂有机器的工人才算是产业工人。财贸系统提了很多问题，咸菜加工场、豆制品加工场这方面就搞不清楚了，其他系统也有矛盾，医务界里的汽车驾驶员算不算，同交通系统的驾驶员有什么区别？

春桥：

有些是过渡性的，他的组织，他的身份是过渡性。局还是局，将来要建立完善的局。现在的精兵简政，把好多机构砸掉，事情都集中到市里，那市里（的干部）要一万人，这样更加是官僚机构了。这个事将来再议，文化大革命，一个一个（事）介决，再有一年年，才能介决好一些。

×××：

我们初步决定在二十八号召开工代会，希望春桥同志能出席，安排在什么时候，二十八号是不是行？

春桥：

还有六天，我还能安排。

×××：

不能走呀！

春桥：

这个事也说不定。

×××：

我们加劲干，否则跑掉，糟糕了。

王洪文：

大量的的是组织工作，这个工作最麻烦，最复杂。有些单位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我本身也没有很好的狠狠地抓这项工作，好多工作拖下来了，好多事要由我负责。

政治报告的重点：（1）检阅一下一年来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绩。（2）下一步的任务，怎么样进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3）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4）抓革命、促生产。任务不多。文章已进行了几次修改，现在已是第五稿了。

存在的问题：农业工人、里弄生产组等单位对工代会召开的阻力是

比较大一点。有一部份厂为了产生代表吵架也有，尤其是些大联合不够巩固的厂，还需要做一些工作。原来打算早点开，看来不那么容易，我的脑子也比较简单了一些。我们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进一步，工代会的目的是从思想上、组织上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个抓思想教育；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根据新的任务，运动发展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下一步怎么搞。

（中略）

春桥：

我研究了一下，“支派”（指苏州的“支派”）不能算是保守派，他们还是最早出来的造反派，他们的领导人，也都是些最早出来的造反派，那个地方是什么问题？我们不能从“支派”，“批派”来考虑，要细致的研究一下，我问了一下空军、军分区的同志，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两派都是造反派，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什么地方？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是改组还是不要？问题不是那么严重，而是有人在挑动。这两个都是很早就出来的造反派，问题还是军队内部的不一致，省军区支持“批派”，空军支持“支派”，这样斗争就越来越那个了，军队的态度一致，斗争就没有什么了。工人分成几派，实在想不通，阶级力量分裂了，这个不可能理介，都是工人嘛，为什么要分成这样，他不同于学生，学生复杂一些，工人不应该这样，贫下中农不应该这样，工人和贫下中农分裂，这个没有理由，一定有人在挑动。贫下中农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是很重要的，否则，路线有毛病了。陈永贵是很好的同志，（对工人、红卫兵）是很有感情的。

×××：现在人下不去。

春桥：

我也很喜欢这些小鬼，但是他们下农村，什么也不知道，瞎支持，懂得什么？就是本地的红西南，都是一些青年，对阶级的关系搞不清楚。

把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矛头对准一小撮，坚持这一条，就有办法，从这方面做工作，不要去那里搞“派”。南汇的祝德胜同志，搞得不好，要走向反面的。最初打起来，反对别人的时候，我没有表态，再这样下去，三十三号搞成这样，“临指”在内，“打刘”在外，打得这样子，你怎么能带队伍跑到三十三号来打呢？对付“联司”这一手，我看也有付作用。

我想提两个问题：（1）政治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不是在代表中已事先酝酿了一下，这个报告能不能代表大方向？在工人中酝酿的程度怎么样？不是要突出政治吗？（2）代表、委员、常委，这中间，一方面要保证它的革命性、代表性。但是另一方面，有些比例，需照顾的还得要照顾，特别是代表不同观点的，这一点怎么样？去年这个时候，最初出来的这一批人，这一批造反派，当然经过一年，有起变化的，不过，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这些人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当然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是因为思想上不一致，或者犯了错误，还有没有需要照顾的人。我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因为现在开会，正是一周年，这些人心里有想法的。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杀出来！结果，开这样的文化广场的会议，没有地位了。这个问题，你们不好提，我还是想提，有些山头还需要照顾，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山头，在具体处理问题时，还是要适当的加以照顾。这样有利于团结对敌，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照顾的人没有？我和同志们往来有的，但不是那么密切，没有很好的谈过，只知道名字，不知道他的政治历史，同群众联系的怎么样？这些人代表一部份群众，考虑一下。

这个会在群众中酝酿得怎么样？在政治上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行不行？因为我们开一次会，主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能够提高，在组织上能够联合的更好，使得我们更有力量，一百八十

万人也好，二百万人也好，加上一百八十万以外的手工业工人、农业工人，总还是从有利于联合、有利于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来考虑问题。开会的时候，你们要不要邀请一点帮助工人发动、组织的红卫兵参加，人不要多了，不单单邀请红代会。邀请这一部份人参加会议，把知识分子当作朋友，比如交大反到底、炮司的一部份人。炮司这一部份人到后来不大好。你们考虑一下，不是要你们搞派性，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团结的面，教育的面更广一些。如果不利于红卫兵的团结，那就算，反复考虑一下，看怎么样有利。外地的（红卫兵）不大好办，有些人，我看了一些，有点不大妙，不请，红代会不请。现在人家正在挑拨北京同上海的关系，到哈尔滨、山东说上海好；到上海，说上海不好，北京好。敌人要尽一切办法，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分裂我们，可要警惕啦，包括工总司内部，你们的警惕性也不见得高，一年来，你们干了好多好事，上当的事也有。不会正确处理内部的问题，政权不见得能掌握的来，人家要打倒我们，不那末容易，也不见得那么难。他们的一套手法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今天主攻康生同志，再一阵就是“整”陈伯达同志，再集中“整”戚本禹同志，连我和姚文元同志回北京也被造謠说：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什么回来抓文艺界方面的工作呀！一定是戚本禹犯了错误。一个时间搞一个。对你们也是这样，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是这样，先打张春桥、姚文元，过了一个时间，看看不行，就说坚决拥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领导，反对“徐老三”，再不行，就攻王承龙，一个一个办，采用许多方式，把我们的队伍搞乱，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原则问题不让步，错误就是错误，该批评的就要批评，内部问题，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基础上正确解决。否则，工代会开了，也会分裂，分裂了对敌人有利，对我们自己不利。

我们靠什么？我们靠毛主席、靠中央的支持，也靠我们的团结一致。要是分裂，分裂几派，你们很快就垮台。

如果非要分裂不行，我也不怕，如果不是非要分裂，我也有信心，不至于出大问题。但是考虑问题，从坏的方面来考虑比较好，出现了可以怎么办。否则一出现问题，就束手无策。江苏，现在要合起来可难了，因为眼睛也打的红了，说起来也是老战友，最近在北京开会，才联合起来。

×××

您提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也很重视，政治报告的中心思想问题，我们着重于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现在已经是五稿了，第三、第四稿已交何秀文同志了，徐景贤同志也看过，徐景贤和王承龙同志提了宝贵意见，我们又请原市委的写作班同志一起帮助写，但请军报的同志看了以后说，还不如我们原来工人写得好。我们过份迷信。不管怎么样，现在已是第五稿了，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管写得怎么样，请市革会负责同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请看一下。

×××

第一，谈一下抓斗争的大方向，第二谈一下队伍的组织建设，怎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一节在改……。

春桥：

“怎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轨道上来。”这个口号，用的适当不适当？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会，这个话怎么说，工人阶级的会议和红代会有不同。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列主义，但是工人阶级，把上海的工人阶级究竟在政治上怎么估价？分寸要想一下，说得不象样子，也不好，如果说得那么好，认为没有改造任务了，也不行。这涉及到我们的阶级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涉及到我们的阶级队伍怎么样用主席思想来改造、整顿，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阶级队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整顿党组织的那个文件中有一段话是主席加的，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

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党组织不是那样朝气蓬勃的，因此就很难领导我们的工人阶级，这是对党组织这样讲的。我们的会，如何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我们的阶级队伍搞成什么样子？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针对当前的，除了讲当前的，也比较讲到我们的将来，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工人阶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这里就牵涉到，比如说纪律问题，我们是最有组织、纪律性的，这是我们的阶级同别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只讲组织纪律，不讲自由；如果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行不行？反过来，只讲民主，造反有理，不讲集中；只讲自由，不讲纪律，那样子也不行。党是我们的先锋队，我们是它的基础。不仅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到我们党里来，资产阶级思想首先会反映到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怎么样排除这个别的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克服别的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阶级不是那么纯的，有经受过长期考验的老工人，也有大量的原来不是本阶级的人。是它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它？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他们。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考虑不成熟，因为最近我老想党的问题，党怎么办？几十年的党如何改造，连想到我们的阶级、我们的阶级队伍怎么样改造？看看你们的报告，怎么提高一点，不是讲眼前的事，而要把我们的阶级队伍怎么从政治、思想上改造到组织上的团结统一，究竟把我们的阶级搞成什么样的阶级。这个会，不是阶级的所有人都来，而是工人造反派来，造反派在这中间应起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上海这个阶级队伍搞好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就有保证了，取得的胜利也能巩固起来；我们的阶级队伍搞不好，胜利靠不住，有两种：一种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第二种，取得彻底胜利，也不能巩固。上海的资本主义习惯势力，不要说这些人在活动，同时这种习惯势力的腐蚀作用可大哩，我们如果不注意，就要丧失了我们的阶级队伍。经过这么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面貌是改变了，向哪个方面继续前进？在报告中，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加上我们当

前要做哪些事也说一下，这样就好一点。我以上这些意见很不具体，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写的，你们送一份给我看看。

×××：

这次工代会有三个内容：（1）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2）批判刘少奇的工运路线；（3）工总司的领导班子问题也介决一下。

春桥：

批判刘少奇的工运路线，就要同毛主席的工运路线对照起来讲。

×××：

后来改了一下，开始联系到阶级队伍的问题，但没有象你这样讲的突出，领会这样深刻，今天再根据你的精神作修改。

春桥：

看一下我们整个阶级，为什么前一个时期会出现“赤卫队”这样的事情。这个要当作我们整个阶级的问题来考虑。搞不好，再过几十年，问题又非常严重了。我们希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持的长一点，十年、二十年，如果连十年也到不了，就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现在的造反派统统变成“走资派”，这个不是开玩笑，是有这样的问题，总会有的，总会有人变成“走资派”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教育我们自己的队伍，你无法避免，再教育也不能避免，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象上次这样多的赤卫队员，说这些人怎么坏，那也不是，后来证明他们还是回来了，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阶级队伍有了问题了。去年这个时候，在咖啡厅，那个日子，我一个人在那里，是不大好过的，看这些人不大家坏人，我都是耐心等待的，无非说潘国平是阿飞，说王洪文是坏人，我当然替你们辩护，我对你什么也不了介，怎么搞的，弄成这样狠，这个影响我非常深。要把它当作我们阶级的问题来谈，一下子这样大的分裂，当然这中间有陈丕显、曹荻秋的挑战，也有他的历史原因。你们想想，议论议论，在这里，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也想一想，如果有可能，我也帮助修改一下。

你们的代表、委员中，女工代表是不是太少了，这次考虑了没有？上海女工的比例不小，纺织系统特别多，男同志考虑女同志少。列宁从来都注意女工的问题。政治上、组织上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也怪，红卫兵也是这样，冲的时候，好多女青年跑在前面，但上次那个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席台上一看，一个女同志也没有。结果选代表、选委员，女同志不要了，这叫大男子主义。

×××：要照顾代表的面。

×××：

怎么样纯洁我们的队伍，加强我们的思想教育，最近劳动纪律松懈，生产任务完不成。

×××：

绝大多数的厂还是能完成生产任务的。

×××：

造反派内部有一部份坏人，我最近摸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抓阶级斗争，抓思想革命化，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有普遍的现象，不处理坏头头，不好，对一小撮专搞打、砸、抢的人要处理，不处理，不能纯洁我们的队伍。是确有混进坏人。

×××：我们还是要相信群众会把坏头头揪出来的。

春桥：

民愤很大，十分坏的，也要等到开除出造反派以后再处理。坏头头要同造反派分开来。

×××：

我们还是集中精力把报告问题介决。

×××：

7. 批判修正主义的工运路线，立足点在什么地方？工人同志反映，刘少奇的一套经济主义，他们没有听到。但工人运动中自发的有这么一套

东西，这就关系到一个队伍的革命化问题，不破不立，不破，就不知道刘少奇的一套是什么货色，因此主席思想也就不能立起来。通过批判，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

2. 队伍涉及到造反派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问题。工人阶级斗争靠那个班子来带，没有好的班子，不高举主席思想伟大红旗，还是搞经济主义一套，那这个班子也带不好，仍然不能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思想。有些造反派的负责人，他拉山头，搞自己的势力，不管你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同刘少奇的全民工会不谋而合。不叫他干，他自己也会干。

工人组织同党的关系：有的人讲，你革命委员会算什么，没有造反队就没有你革命委员会。是有这些想法。怎么真正破刘少奇一套，树立毛主席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问题很重要。若造反派领导班子不搞革命化，要贯彻主席思想，确实有相当大的问题。

×××：

有系统的工人运动已有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也有好几个阶段，这次我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创举，文化大革命如何来打开世界革命的新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中，工人运动如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

×××：

砸烂刘少奇的工运路线，又怎么来建立新的工运路线，春桥已谈到了这个问题。上次提到我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次召开工代会，也是一场阶级斗争。

×××：

我们讲砸烂旧工会，不是接管旧工会，这不是根本问题，而是指旧工会的旧的工运路线要彻底的批判，批深批透批臭。以前的工运路线，工会谈的是福利生活，不谈阶级斗争，认为“先有工会，后有党”，把工会凌

驾于党之上，我们工人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搞阶级斗争的工人群众组织。今后阶级队伍怎么搞，在政治报告中都要提出来，围绕这个纲，具体怎么搞，主要是学习主席的思想。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了旧的工运路线，现在我们就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以前一年的工作，要总结，但是不要太多，要总结经验、找出教训，不要过多总结我们的“派性”，总结一下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得怎么样？那些地方还有问题？党的政策执行得怎么样？我们上当在那些地方？等等，都可以总结一下。至于对今后的工作，究竟怎样搞阶级斗争，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王洪文：

我们原来也考虑到将来的性质，在考虑性质、任务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将来工人运动首先要确立党的绝对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今后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此要起到“领导”作用。

×××：

我们这个队伍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健全起来。

×××：

这个问题谈了，但是抓得不牢。

×××：

以前没有按主席思想来统帅工人阶级队伍，还有一点是工人阶级队伍不纯。今后怎么按照林付主席所讲的，做到兼工、兼农、兼学、兼军，要统一在主席思想下，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出现新的事物再闹分裂这种现象就会比较少了。

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搞阶级斗争，以前这方面没有突出，今后要突出这方面。

×××：

抓阶级斗争首先要抓我们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些怎么批判？

×××：

要从整个阶级的观点来看，不要从派性来看，报告中凡带有派性的东西少一点，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看问题。

春桥：

多发几份草稿给你们的同志，大家反复讨论一下，可以开一些座谈会，听听工人群众有那些意见。

《报告》也不要搞得太长，因为是工人嘛，你搞得这么长，谁也不记得，听完了，也就忘记了。主席就是反对长，主席的语言都是非常短，大家都记得了。你搞得这么长，好象都有了，但是谁也不记得。口号也太多了，有四十二条。今年国庆节口号原来一百条，后来我们砍呀砍，只剩下二十几条，送主席看，才勉强同意。搞短一点，人家记得，最近的中央文件都是短的，凡是长的，送主席那里，都是“退”。短，工人同志记得，他就会经常考虑这个问题。文字搞得精练一些，讲的时候，可以作一些介绍。主席说文件发给代表们讨论，我想一想，讲它十五分钟话就行了，在闭幕式上主席只讲了《愚公移山》，主席说：我写出来了，不用讲了，念的话还不如介绍几句，这样既节约时间，也有好的效果。主席的天才，就是把最复杂的事情，搞得最简单。我的意思要搞得短一点，比较概括，工人同志也记得。这个，我有经验，起草的同志，搞到最后，自己也不记得了，又起来了。还是搞得短一点。

×××：

财革会的同志对我们提一些意见。

财革会：

我们是来学习的。

我们认为这次工代会不光是工总司（同志）的事，而是全上海人民的大事情，我们要积极支持开好这个会。（/）外面的舆论造了一点点，

声势不大，我们考虑，为了使整个上海人民知道开这次工代会的重大意义，我们准备在几家大的商店的广播中宣传。（2）我们系统里的产业工人，积极组织他们参加这次工代会。

“工代会”大会报告的起草稿，能不能给我们一份。

春桥：

可以嘛，你们可以给财革会、红代会的同志各一份，以便征求意见。

财革会：

我们反复讨论，领会了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感到我们在方法上有山头主义，放大的山头主义。

春桥：

工代会开嘛，财代会开嘛，最后开全市的工人代表会议。不然的话，这些人变成老爷、脱离群众。目前，开全市的代表会议，还有一些困难，联合以后，完全可以开全市的代表会议，然后逐步地开全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原来想的也很简单。事情不要太复杂，层次搞得太多，工作是麻烦的。

财革会：

现在先把工代会筹备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筹备财贸系统的代表会议。

财贸系统同产业工人的队伍是不同，“炮轰南京路”，就是我们财贸系统提出来的，还有人支持。这说明我们的队伍没有带好，没有看到我们队伍的复杂性，产业工人就不同，他们一看就看出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在进行学习、讨论。

财革会：

这次工代会要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是“斗私，批修”的过程。工代会的召开是上海的一件大事，开始，还造了一点舆论，最近停止了，我们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布置下去，这个工作要跟上去。需要我们财贸系统协助搞些宣传工作的话，有材料，可以加强同我们的联系，大力宣传工代会的重大意义。

财管队伍复杂，工总司已走在前面了，我们今天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使我们召开财代会可少走些弯路。

春桥：

各革命群众组织还是要联合对敌，如果忘记了敌人，事情就多了。陈丕显、曹荻秋不低头，好！有那么几年不低头，好！不要作假检讨，老作假检讨，没有意思。

阶级斗争，学习主席的著作，要在打仗中间来学习；使我们的队伍纯洁、有战斗力，也要在打仗中间来锻炼。不打仗，就要洩气了。解放军也是这样，仗一打，什么事也没有；打完仗，后方一整训，怪话就来了；打了败仗也是这样，那怪话可就更多了。工人阶级队伍不能脱离斗争，引导我们的斗争要注意选择适当的目标，搞一下，搞多少年消灭掉，这样才能朝气蓬勃的，如果不在战斗中间，这个队伍是不行的，任何好的队伍在和平环境中，老不打仗，还是要出问题的，要有作战的目标、作战的步骤。我们有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要有我们特殊的情况所定的作战步骤，把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我们的作战步骤结合起来。考验和选拔干部也是这样。

究竟怎么样带领队伍，我也毫无经验，走一步，看一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马克思、列宁没有碰到的，没有介决的（问题）我们都碰到了，我们有毛主席在，毛主席身体又这么好，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希望这个队伍能锻炼出一批人来，总可以锻炼出一批人来的。上海的造反派受到的打击不够，这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弱点，这也沒有办法，沒有，怎么办？这要靠我们很好的学习，而且斗争还会存在。打胜仗，也能锻炼干部。林彪同志带的几个部队，从开头，一直是打胜仗的，什么打什么败仗，而林彪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干部，他的作风，士气都是很好的，並不是一定要打败仗的人才能锻炼成材的，问题是我们大家要自觉，很自觉地去改造我们自己，可

不要自满，要很好学习，你们现在学习的怎么样，我到处替你们吹牛，同别的代表团谈话的时候，总说你们好好学习，上海工总司做得不错的。他们若来考察，一摸底，不是一回事（就溜了）。  
XXX：

最好能到部队里去当兵（锻炼一下）。

春桥：

当兵和当工人也差不多，我们学习解放军，但解放军也要用工人阶级的面目去改造它。机器管人比指挥官带人还厉害。从全阶级的整体来讲，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资本家把农民改造成工人，不服从他，就要失业，靠机器来“整”。我们了介工人，化工的几个工厂停工了，一系列的工厂都要停了，这同农民不一样，农民一家一户能够生活。工人，整个阶级不解放，一个工人也不能获得解放。如果一个工人解放了，那他就变成资本家了，或者变成农民，或者变成流浪者。资本家就是起了这个作用。所以工人阶级懂得这个道理，主席为什么讲：“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资本家他们硬是你死我活的。

在七、八月份“内战”厉害的时候，你们那时想过没有，帝国主义希望我们发动内战，那时，主席问我们：你们看怎么样？我们说不会的，理由：我们有毛主席在，有毛泽东思想，同时中国人民受分裂的痛苦已一百多年了，刚刚统一一个祖国十八年，谁也不愿意再分裂了。主席说还有一个原因，即阶级不同，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内战，而每一个北洋军阀有一个帝国主义当后台老板的，而我们现在是群众中的“内战”，是局部冲突，是“走资派”在挑动，这个群众一觉悟，群众就会把它踢开的。七、八月份打的最厉害的时候，主席找我们（一起）去武汉看看，我们实在不愿意去，他说：去！

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

（下面记录略）

1967年11月22日